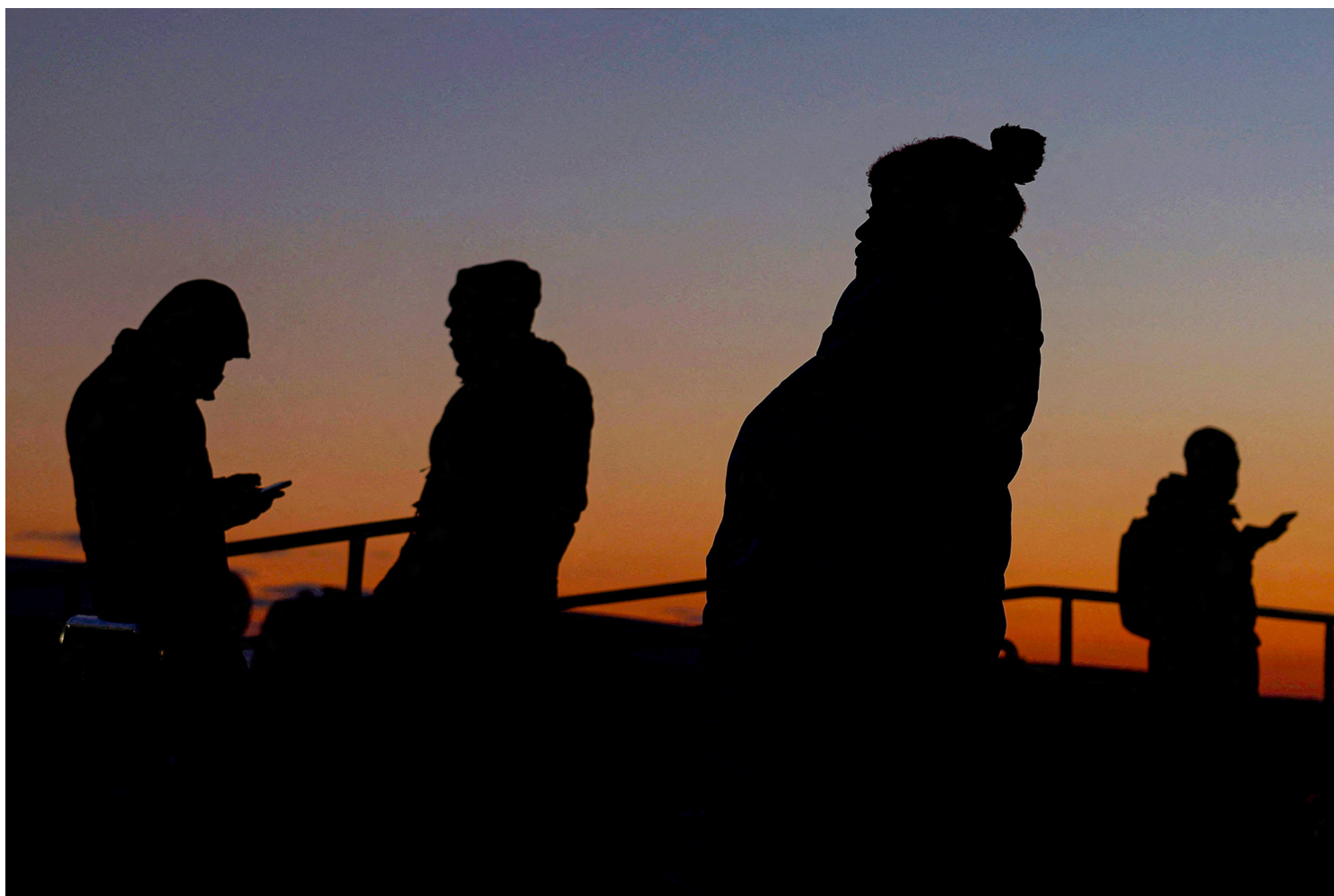


乌克兰战争 评论 大陆 深度

## “大翻译运动”能否对抗大外宣：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场去中心化网络行动

这场运动在于消除语言壁垒，向世界曝光真实存在于简体中文互联网环境当中的“反人类、鼓吹战争、罔顾生命与基本人权”的言论。



2022年2月28日，波兰梅迪卡的边境检查站，逃离战火的乌克兰人正在看手机。摄：Kai Pfaffenbach/Reuters/达志影像



昌西 

| 2022-03-23

在简体中文网络当中找到疯狂地支持俄罗斯、普京，以及抨击美国的评论，然后将这些评论翻译成英文、日文等语言，随后将这些内容翻译截图上传到推特这种不受中国网络言论审查的平台——自俄乌战争开始，在中文互联网当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没有组织中心，通过社交媒体与论坛进行互动，从而获得关注的“网络政治行动”。这项看似浩大的工程甚至不需要高程度的协调组织，志愿参与这一行动的人通过匿名社交媒体帐号，以私信或者发送带有特定标签的贴文，便可以将来自例如微博、微信等“墙内”社交媒体上的“极端言论”告知全世界。

## 大翻译运动的起源与目的

这场运动的最为简单的目的是消除语言壁垒，向世界曝光真实存在于简体中文互联网环境当中的“反人类、鼓吹战争、罔顾生命与基本人权”的言论。

最早发起并实践这些行动的群组成员将之命名为“大翻译运动”。在这一行动的[维基百科条目](#)中，是这样纪录的：“期望可让更多国家的人知道，中国人不是如同官方大外宣般地热情、好客、温良；而是自大、民粹和毫无同情心。”

根据[德国之声](#)对这一现象的报导表示，这一行动起初来自于Reddit论坛上已被封禁的中文社群ChongLangTV。在3月2日，ChongLang TV遭到了站方的封禁，而关于被封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为ChonglangTV的帖子曝光了一名来自上海的支持俄罗斯的银行职员真实个人信息，而“人肉搜索”行为违反了Reddit的服务协议；而另一个版本，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这一板块的活跃用户表示，这是“中共正在加大对墙外社交媒体的干预和渗透”的迹象。根据2019年的科技媒体The Verge的[报导](#)，Reddit在D轮融资时收到了来自腾讯的1.5亿美元。这也成为了人们在观察Reddit社区准则时，引发怀疑的原因之一。

利用网络存档网站Wayback Machine的记录，可以找到2022年2月8日，ChongLangTV在被封禁前的[网页快照](#)。截至当天，这一论坛有将近五万名订阅者，论坛的简介为：“流亡浪人中央，浪人们最后的根据地，永恒矗立的灯塔”。网页快照中显示，论坛当中的内容大多为嘲讽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迷因及新闻。在这个群组当中，也存在大量常规语言不能理解的“黑话”，其中较为显著的，有“晶哥”（谐音警哥，指网警或者警察）和“鼠人”（指在中国生活的底端阶层人士），这里也有此前在中国网络上火爆一时的[“张献忠学”](#)，亦存在著在华语文化圈中争议程度极大的对“支那”及其衍生词汇的频繁使用。

在Reddit板块被站方封禁后，“大翻译运动”转移到了推特当中。这个在2022年3月才注册的[推特帐号](#)，已经聚集了超过1.6万名追踪者。在帐号的推文中，加入了“大翻译运动”的中、英、法、日、韩五种语言的标

在3月6日，这一推特帐号发出了一系列推文，[讲述](#)了普通网民参与运动的方法：“各种语言使用者，在各种标签下看哪些被转发的图文比较值得翻译，决定权在你们，选择有趣的图文翻译打上标签发出去”、“在翻译目标言论的选择上，应挑选有影响力的言论，比如微博数万转、赞，知乎数万赞以上。单纯只是言论极端我认为没什么价值，这些言论不仅在国内铺天盖地，即使在正常国度，极端言论也总是有一定比例的存在。”从这些文字上来看，这起运动的初衷，是意图将中国政府推行的对内宣传内容与策略曝光到全世界范围。通过社交媒体的流量，引发可能更大的行动。

美国之音记者文灏在推特上[记录](#)了这一运动和标签的成立：“现在有一个新的运动正在推特上进行，利用 #大翻译运动或者 [#TheGreatTranslationMovement](#) 标签，用户们正在发布来自中国社交媒体的民族主义，支持俄罗斯入侵、鼓吹战争、暴力、以及仇视犹太人的贴文。”

而根据受访者透露，在这个群组当中，人们不会透露自己所在的国家：“出于网络安全的考量，帐户的使用者之间相互也不知道对方身处哪个国家，常用哪个网名。”

在“大翻译运动”的官方推特帐号下，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来自简体中文世界和本次战争相关的言论：这则[推文中](#)，知乎用户庆祝乌克兰女演员参战身亡的回答被截图翻译发了出来；在另一则[推文里](#)，则是翻译了知乎用户回答“犹太人为什么被全世界憎恨？”时说“当年小胡子可以起事是有群众基础的”，根据截图显示，这一回答有超过八千人赞同。

事实上，“大翻译运动”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在推特上，同样有例如[巴丢草](#)、前微博审查员[刘力朋](#)等推特用户同时也在将简体中文世界当中一部分极端言论转译成英文。早在此次社交媒体行动前，就有例如[What's on Weibo](#)、[SupChina](#) 此类专门关注中国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垂直类英文媒体。即使是《纽约时报》一类的国际化媒体，其中的作品也含有“大翻译运动”的部分元素，例如书写为何众多中国网民支持普京的[专栏文章](#)和描述海外华裔仇视穆斯林的[评论](#)。随著有更多精通中文的媒体从业者加入国际传媒团队，通过关注中国社交媒体而撰写的报导实际上并不在少数。

从内容创作的角度来说，“大翻译运动”实际上在重复一件过程简单的工作，利用真实存在于网络当中，并且数量庞大的样本进行“文化交流”。但与传媒报导不同的是，“大翻译运动”成为了一项具有明确目的，但并没有严密组织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最为简单的目的是消除语言壁垒，向世界曝光真实存在于简体中文互联网环境当中的“反人类、鼓吹战争、罔顾生命与基本人权”的言论。在这一简单的意图背后，或许还含有更深层次的，期望通过“点名批评”（Name and Shame）的手段唤醒更多能够浏览到不受审查信息的中文使用者，甚至是对中国政府宣传内容进行根本解构，不仅仅打破中国政府推动的政治宣传，也同时利用现实案例指出例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此类文化宣传当中的漏洞。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大翻译运动官方推号  
@TGTM\_Official



A glimpse inside how Putin is being idolised on Chinese Tiktok (Douyin)

'We. China. Are here for you. Hang in there.'

@serpentza @ArthurKei\_UA @sjoerddendaas  
@StephenMcDonell @badiuca  
#TheGreatTranslationMovement #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推特。图：“大翻译运动”Twitter 截图

## 网络防火墙内的反应

在微博“国师”的理论体系中，参与大翻译运动的人是欧美国家白人的“狗”，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搏得主人的开心。

虽然处于网络防火墙的另一边，但在微博上，仍然有诸多对大翻译运动的讨论。在这当中，有人将参与运动的人们定义为“敌对势力”，也继续不遗余力地用民族主义话语对他们进行嘲讽。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将大翻译运动称之为一出闹剧：并执意认为这些人士得到了“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历史春秋网总编辑陆弃表示：“敌对势力盯上我了，由于我在2个小时前在微博发布关于大翻译运动的预警性信息，微博页面被截图，网友评论也被大翻译了。”在这之前，这位淮安市自媒体协会副会长曾发出贴文称：“警惕！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发起一项大翻译运动，将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等平台上撷取到的极个别中文极端主义言论翻译成英语、俄语、法语等文字进行传播，通过境外社交媒体及反华媒体曝光的形势进行放大，试图掀起反华潮流。”在这条获赞超过600，评论超过100条的贴文下方，便有网友指出，例如陆弃这样的微博博主就是带头的那一个。

在微博上拥有34万粉丝的伊利达雷之怒，则运用白人至上主义理论嘲讽参与大翻译运动的人士：“其实那个大翻译运动还挺好玩的。以前我们在微博骂欧美某些国家，最多让殖人高华破防，毕竟辱爹之仇不共戴天嘛。现在好了，他们的欧美爹能直接看到，那我们得骂更起劲了。当然，如果有人跳出来讲‘正因为你的言论让我们的处境更艰难，眼泪都止不住流下来’，那我只能好好反思，绝不改正。”在2020年，共青团中央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对伊利达雷之怒给予这样的评价：“他在《战狼2》和《流浪地球》等电影上映时发表大量影评文章，如《流浪地球，一部充满人性关怀和普世价值的优秀电影》，阅读量超千万，聚拢了一大批国产科幻电影支持者，对某些打著各种旗号抹黑国产电影的别有用心者勇敢说‘不’。”

复旦大学教授沈逸在其微博中提到了“大翻译运动”：“一种新的系统性的新策略，发起者的内生逻辑挺有意思的。”另外例如导演戎震、御史在野（微博粉丝454万）、近卫步兵师（微博粉丝158万），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参与大翻译运动的人是欧美国家白人的“狗”，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搏得主人的开心。

这种以白人至上理论为核心，消费部分海外华人制造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的语言，与中央网信办下属微博帐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在2月27日转发来自中国海峡研究理事长雷希颖《台湾及疆独势力煽动“涉乌克兰恶俗言论”事件》的文章高度重合。更巧合的是，在这篇文章被网信办转发前，抖音、微博、微信分别在2月25日与2月26日发出“涉国际热点事件”的公告，呼吁用户不要消费“乌克兰美女”等恶俗笑话的倡议与公告。新华网微信公众号也在随后对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告进行了报导。

而在“大翻译运动”的批评者看来，运动参与者的行为并不符合“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一些人还认为，是这种运动导致了欧美国家针对亚裔与华裔的仇恨增加。但是，根据Pew Research Center 2020年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而在当时，还并没有例如“大翻译运动”一样的社交媒体行动。将亚裔人士在发达国家遭遇的仇恨行动与言论，以及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没能讲好中国故事的罪责归于“大翻译运动”，实在是有些牵强。





中国の料理店の横断幕が掲げられており、日米でのCOVID19が続けてるようになりたい。

A restaurant in China sets up a banner to wish #Covid\_19 spread further in Japan and US.

@YSD0118 @shukan\_bunshun

#TheGreatTranslationMovement #大翻译运动 #偉大な翻訳運動 #コロナワクチン



Cookie 使



你可



“大翻译运动”推特。图：“大翻译运动”Twitter 截图

## 宣传战中的“大卫与歌利亚”

与其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如说这是一种来自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低成本反抗行动。他们并不能够组织中国政府“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方针，但是正在通过零散的努力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宣传计划制造麻烦。

斯坦福大学在2020年发布的《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引导全球舆论》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用于对外宣传的经费预计超过100亿美元。而根据《纽约时报》与ProPublica的联合报导，此次冬奥会期间在推特上就有数千个假帐号在协调回击有关抵制冬奥的言论。

比起拥有公共财政支持，并组织严密、目标明确，利用社交媒体、电视、电台、报纸等全方位媒介的宣传机器，“大翻译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恐怕无法与之比拟。与其说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如说这是一种来自于持不同政见者的低成本反抗行动：他们并不能够组织中国政府“讲好中国故事”的宣传方针，但是正在通过零散的努力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宣传计划制造麻烦。在圣经故事当中，大卫凭借著信念和神的指引击败

了巨人战士歌利亚，在现实层面上，这样的神迹或许很难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大翻译运动”及其组织参与者的努力是徒劳的。这起运动证明了即使是在加速由威权主义转向极权主义的中国，某种政治反抗的力量依旧存在，并且能够形成自组织的形式。

俄乌战争以来，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出现的“粉红言论”、“挺俄挺普京言论”，以及鼓吹战争、泯灭人性的话语，与中国官方媒体亲近俄罗斯的影响有紧密联系。一些对中国的报导导向持批判态度的人，以义和团与老佛爷的关系来类比当今中国兴起的、充满矛盾的民族主义与“精神俄罗斯思潮”：从中国官方宣传战略长期的布局来看，对英、美、日、韩等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常有的仇恨，实则是宣传机器衍生出的一种副产品。经过常年累月的积攒，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副产品，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转变成为了中国战略宣传的新生主要力量。

被“大翻译运动”曝光的言论虽然极端，但这些在中国互联网平台当中的言论，实际上是中国网信部门在审查反战言论，以及纵容“反美”、“反西方”言论策略实施后的一种现象。大翻译运动中暴露出的极端言论并不能代表全体中文使用者，但在中国政府的言论审查下，这些极端的言论本质上代表了中国宣传部门在俄乌战争中的对内立场，和宣传方向期望人们相信的舆论环境。

在大翻译运动推特帐号发布墙内极端言论的间隙，其向外发布的声明中，有两句话概括了这起社交媒体运动的初衷：“大翻译运动的参与者都是不再麻木，感受到了灵魂上的痛苦的正常人”、“如果你曾是图片中的一员，请为你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大翻译运动”向外界展现的，实则是中国互联网在经过审查过滤后呈现的模样。运动既揭露了一部分网民极端的思想和话语，更揭露了原本中国宣传系统对此类话语的默许与事后被迫调整时的尴尬。同时，与“大翻译运动”批评者所讲述的恰恰相反：“大翻译运动”的存在反向证明了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依旧存在，并愿意投入这种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当中。